

困境激發下的創意

海安路美術館的形成與願景

文/蕭瓊瑞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 教授） 攝影/林佳禾

困境激發創意，台南市海安路街道美術館就是一個最好的實例。

海安路作為台南古老的街道之一，在商業鼎盛的時期，和台南市黃金地帶的中正路相交連，引發為政者美好的想像：如何讓這個有台南「銀座」之稱的「中正商圈」面積倍增、商機倍增？於是選定了老街的海安路，將老街拆除，建造地下街，既能整頓市容，更新街貌，也可增加商店面積，吸引人潮，創造商機。

這個政策，今天被稱為「錯誤的政策」。批評他是錯誤，理由很多，其中之一，是認為海安路地下街的走向，正好和台南市地底的水文走向交叉，註定她要與滲水長期抗爭的命運。

不過，一個錯誤，是否錯誤，很多情況還是「成敗論英雄」的結果。海安路地下街的事前評估，不也認為地質沒有問題？事情沒作成，自然就被批評為錯誤。其實這個案子，恐怕陷於行政上的泥淖，要比工程上的挑戰，還要來得嚴重。

台南市海安路的地下工程，是在1990年底，先由台南市政府以「墊付案」程序，通過預算編列，進行「海安路地下街興建的可行性」評估研究。隔年(1991)起，即以逐年編列預算方式，開始挖掘興建。

整個地下街工程，量體長達九百公尺，由保安路直達成功路。施工後，便不斷面臨周邊建築龜裂、民房倒

塌的工程糾紛。但更嚴重的，是承包土木建築廠商，在1996年底，面臨公司財務危機，整個工程陷入停擺，工安意外不斷傳出；到1998年初統計，申報案件已達三百一十餘件。整個城市最精華地帶，成為一個大型工地，進退不得，商機盡失，民衆更是怨聲連連。

城市的改造，其實不是什麼破天荒的事情；任何型式的城市改造，都會帶來舊有紋理的破壞，許多房屋從中間被切斷，留下一個殘破的屋體，但是街道的更新，新的建物馬上會取這些殘屋敗牆而代之，新的街道立面很快地會被重新建造出來。

然而海安路沒有，因為地下街的工程停頓，街道被幾個量體龐大的入口霸佔，工程的雜物也將整個街道切割成破碎的片斷；不僅海安路完全停擺，周邊的街道商家，包括中正路在內，也都因深受影響，而商機盡失、商圈沒落。沒有了商機，也就沒有動力進行街面的重建。海安路像一個受傷的軀體，傷口沒有被縫合，皮膚也就不可能再生，海安路只能在一任任市長的官司訴訟中，毫無期待的等候。

海安路的困境，在一定時間的抱怨、責難之後，創意逐漸蘊生。一些無法久候的商店，終於領悟：與其毫無辦法的枯坐等待，不如在當前的條件之下，進行一些可能的小規模的作為。於是有一些以臨時裝潢進行的小店面開始出現，除了原有的小吃之外，也有一些新設的街道咖啡座。因為有了活動，一些必要的環境整頓，也就相繼展開，其中包括路面的重新通車。



●顏振發〈請你跟我這樣做〉



●劉國滄〈打開聯合工作室〉《牆的記憶》白天景象



●劉國滄〈牆的記憶〉夜間效果



● 盧明德〈生態物語〉



● 郭英聲〈烙印〉大型影像輸出圖已有破裂

不過促使海安路附近居民真正感受到人潮忽然增加，前景露出一曙光，仍以2004年由台南市廿一世紀協會所主導推動的「美麗新世界——海安路藝術介入計劃」為關鍵。

早在2003年，就有藝術界人士在距此不遠的民權老街進行「藝術建醮」活動，初步獲得民間正面的回應。隔年，由台南市廿一世紀協會推動的「美麗新世界——海安路藝術介入計劃」，則是針對那些破碎卻也充滿可能性的零碎空間，邀請藝術家進行各種不同手法的裝置。第一階段參與的藝術家有：盧明德、李明則、郭英聲、劉國滄（與打開聯合工作室）、盧建銘、林鴻文，和方惠光等人，這些以「現代藝術」為創作手法的藝術家，第一次這麼直接地將作品拉到民眾實際生活的空間，進行對話；而民眾也第一次如此近距離地接觸所謂的「現代藝術」，同時發現：這些東西其實蠻有趣的，不是那麼不可親近、不可理解。

觀眾熱烈的回應，包括為商家帶來大量的人潮，這個計劃又持續進行了第二、三階段，海安路街道美術館之名，也不逕而走。

然而介於公部門權力與私部門權益之間的拉扯，也在這之間不斷的出現。

2008年的今天，這些當年裝置的作品，或仍新鮮依舊，或已漸露破相的豎立在那裡；每天仍有慕名而來的遊客，東張西望地徘徊在海安路上。然而，當地的居民，已經沒有人在意什麼「街道美術館」了，只要有生意可做，什麼美術館不美術館，並不重要。

在公部門方面，民眾的壓力減低了，案子卻仍然懸著；連現任市長，也因為這個案子，被牽扯入司法訴訟之中，顯得意興闌珊、欲振乏力；海安路也像台灣許多新鮮的事情一樣，一度風光，然後是趨於平靜。要變得更壞，或許不會，但要變得更好，顯然不可期待。

諾大的地下道，仍然空著，一些街道殘壁上的藝術品，因屋主有意重建作生意，也開始面臨拆除或毀壞的命運。

「In Art」畫廊在相近的友愛街上設立，但這只是少數藝術人士關懷、知道的地方，「海安路街道美術館」的名號，漸漸地蓋過了她的實際內涵。

海安路的前景在哪裡？街道美術館可能的具體作為在哪裡？似乎因為沒有了民間輿論的壓力，這個案子就可以如此這般地被擱置、拖

延下去，何況現任市長僅剩的任期，既然官司纏身，也就一動不如一靜。

台南市的海安路街道美術館，似乎還在等待另一波新生力量的推動。

如果說困境激發創意，海安路街道美術館的形成，確實是個有力的例證；然而今天的困境仍在，卻不一定被知覺。有什麼樣的創意，是可以從為政者的主動作為下被提出、討論、成型、再實踐，應是所有關懷這個地方的人們共同的期待。

檢視海安路街道美術館的形成，儘管主導推動的仍是台南在地的民間團體，但就海安路本身而言，仍非完全的在地自發；缺乏這份在地自發的力量，當公部門提供的有限經費資源停止，整個藝術造街的力量也就停息，乃至消散。

海安路的遠景，仍在地下街本體，地下街的解決，需要政府決策的推動。什麼是地下街未來最有可能的發展方向？停車場？水族館？藝術市集？海安路街道美術館初步成功的經驗，似乎已為這個題提供答案，只待一個更大的動力去促成。■



● 海安路與神農街口牆面彩繪，繪製內容即屋內雕刻老店「永川大轎」之實際景象。